



美食

腊八粥

□ 李云贵

“腊八节”是农历腊月一个重要的节日，日期为腊月初八，古代称为“腊日”，俗称“腊八节”。“腊八节”在我国有着很悠久的历史。

我国人们喝腊八粥的历史，已有一千多年，最早开始于宋代。每逢腊八这一天，不论是朝廷、官府、寺院还是黎民百姓家都要做腊八粥。到了清朝，喝腊八粥的风俗更是盛行。在宫廷，皇帝、皇后、皇子等都要向文武大臣、侍从宫女赐腊八粥，并向各个寺院发放米、果等供僧侣食用。而在民间，家家户户都要做腊八粥，祭祀祖先。同时，合家团聚在一起食用，并馈赠亲朋好友。

邻里乡亲，亲戚朋友之间，有互相赠送腊八粥的习俗。你家送过来，我家送过去，送的人要客气地说是请对方尝尝自家的味道，受者很高兴地道谢。张家的腊八粥中含有豆类，李家的腊八粥中含有的是谷类，王家是甜的，而赵家是咸的，就在互相品尝腊八粥的过程中，一起分享收获的喜悦，加深亲友间的积福和惜福。我国民间还有“福寿粥”，“福寿粥”最初源于杭州天宁寺，寺中僧人每日把剩饭晒干，腊八时将这一年的干剩饭煮成腊八粥分赠信徒，称为“福寿粥”，说吃了可以增福增寿。后来，很多寺庙也在腊八节这天将腊八粥赠予信众，称之为“福寿粥”。

各地腊八粥的花样，争奇竞巧，品种繁多。比如北京，腊八粥中的食物品种较多，如红枣、莲子、核桃、栗子、杏仁、松仁、桂圆、榛子、葡萄、白果、菱角、青丝、玫瑰、红豆、花生……总计达二十多种。人们在腊月初七的晚上，就开始忙碌起来，洗米、泡果、去皮、去核、精拣然后在半夜时分开始煮，再用微火炖，一直炖到第二天的清晨，腊八粥就熬好了。关中的一带到了这一天，家家户户都要煮上一锅腊八粥，美餐一顿。不光大人、娃娃吃，还要给牲口、鸡狗喂一些，在门上、墙上、树上抹一些，图的是个吉利和平安幸福。

学而

人生这场旅行

□ 袁伟平

家里有个小孩，就好像拥有了一个十万个为什么的发问机一样，不断地向你发射问题，有的能解答，有的查查也能答，有的答了也许他不能懂，你不怎么懂，却能让你陷入沉思之中。

有一天小朋友豆豆问我：妈妈，我是怎么生出来的？我没有敷衍她，详细地跟她讲述了她的出生经历。接着她又问：妈妈，人会死吗？我说：会的。豆豆急了：妈妈，我不想让你死，没有你我该怎么办？我要你100岁也活着，900岁也活着，永远活着。我沉吟片刻，认真地回答：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经历了一些生活，最后离开这个世界，就像一场旅行，来过又会离开，没有什么可悲伤的。到时候妈妈先走了，但是最终我们会在另外一个世界相遇，只是活着的人暂时无法证实它的存在。

讲这话的时候，我想到的是庄子“鼓盆而歌”的故事。庄子的妻子死了，他非无悲伤，反而在树下很不文雅地叉着腿敲着盆，唱着歌。前来吊唁的惠子看他很不顺眼，气愤地质问他，你怎么不哭，还在这里唱歌，实在是太过分了！你对得起你老婆吗？

庄子没有因惠子的气愤失去分寸，以一段非常精彩的回答反驳了惠子的质问：“是其始死也，我独何能无概！然察其始而本无生；非徒无生也，而本无气；非徒无气也，而本无质。杂乎芒芴之间，变而有气，气变而有形，形变而有生。今又变而之死，是相与为春秋夏冬四时行也。人且偃然寝于巨室，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，自以为不通乎命，故止也。”意思是，生死不过是万物的自然本性，虽然我也伤心，但是有什么可哭的呢？

庄子对于生命这种达观的态度很得我心，空闲

的时候我总是喜欢读读庄子，还会临窗抄写，旁边一杯清茶亦然有介事地挤进我的抄写工作中。

曾经被人问：你读这个，抄这个，有什么用吗？

无用！我老老实实回答，心里却默默地用一个故事反驳他。

《庄子》里记载了一个故事，可怜的惠子又成了嘲笑的对象。有一天，惠子不无炫耀地跟庄子说，哎呀，魏王送了我一个大葫芦的种子，这个大葫芦种出来太大了，又不结实，既装不了水，又盛不了米，真没有用啊！我干脆把它们打烂扔掉好了！庄子一听，想想还是给这个笨瓜讲讲道理，让他明白一些道理好了。于是庄子给惠子讲了一个冻疮药的故事，怕他不明白，又讲了一个庸木的故事。然后说，你不要这么轴，非要把葫芦劈开来用。你可以把葫芦做成腰舟，潇洒于江湖啊！

这就是无用之用。凡事只问有用无用，眼中只有目的，人生何其狭隘。

说到这里，我不由得想起鲁迅。鲁迅曾在诗剧《过客》中塑造了一个叫过客的人物。过客，过客，每个人都是生命中的过客，匆匆而来，匆匆而去。衣着褴褛、满身疲惫的过客明明知道路的尽头除了坟一无所有，但绝不停下前进的脚步。然而，这何尝不是向死而生，紧紧抓住现在？可以看得出来，或努力的，或闲适的，这样的过程同样令人期待。

所以啊，在人生这场旅行中，如果死是我们必须面临的结局，又何必害怕，又何必彷徨呢？阳光是对我们的赠予，雷霆雨露是我们绕不开的成长，重要的是在一种自洽之中做着有用的，享受无用的，过好人生的每一天。

万物

孤挺花

□ 周爱萍

我喜欢孤挺花，喜欢它的孤，喜欢它的挺。独处时，我喜欢清寂，像似孤挺花。

三年前，宿舍楼门口躺着一棵小小的绿“剑”，根部像是小小的洋葱头。这是谁丢弃的，还是谁不小心遗失的？要是被人踩上一脚，它就变成了泥；要是被扫垃圾的大爷扫进垃圾箱，它就变成了垃圾；要是被小孩捡去玩耍，它就是玩具？不管是哪种情况，它就不再是绿“剑”，而是与世绝别。

这绿“剑”到底为何物？我也叫不出名字，只知道是一种植物，曾经在一户农家小院里看到，花开如晚霞般灿烂，叶片翠绿，富有光泽，形状似一柄长剑。因此，我不由自主的称它为绿“剑”。

邂逅绿“剑”，像是邂逅老朋友，无需犹豫，无需言语，无所猜忌，彼此相融。小心翼翼将小小的绿“剑”，种在大大的花盆里，这是一种特殊礼遇。投缘的花也得富养，大大的花盆，大大的空间，大大的关照。

养花，我别无它长，最擅长的就是松土，施肥，浇水。刚种下的绿“剑”，只有一片孤叶，却也极爱“喝水”，每浇一次水，那片孤叶似乎就长长一些，小小的“洋葱头”似乎也长大了一些。

日复一日，与绿“剑”共度光阴，任红尘深处岁月流逝、万物斑驳、人事掺杂，洒一壶清水，浇去眉间烦恼闲事，浇来一片淡然时光，浇出一颗脱俗之心。

三年时光，一逝而过。时光深处，蓦然回首：绿“剑”从当初的短“剑”变成了长“剑”；从单“剑”变成了多“剑”……然而，绿“剑”从未开花，却绿意盎然，风姿绰约，赏心悦目。

如此，绿“剑”开不开花，有什么关系呢？绿“剑”相伴，天是蓝的，风是轻的，心是清宁的，光阴是美的，行走尘世，千般经历，万般寻觅，独守清欢，独守绿“剑”，有什么不好？

时光眷顾，岁月优待，五月清晨，空气怡人，阳光正好，绿“剑”亮剑——簇生的叶片中长出一根长长的、笔直的、粗壮的绿柱，绿柱顶端开着硕大、明艳、亮丽的花朵。

那一刻，绿“剑”的花朵惊艳了时光，惊艳了眼眸，惊艳了天地；那一刻，绿“剑”的花朵仿佛是在喇叭，吹响了生命之歌。

如此壮丽红艳的花朵，怎么可以不知其名？拍照扫描，看图识花：孤挺花。

孤挺花，孤：孤苦，孤独；挺：挺过，挺进；意为：孤独挺过，成千上百个白天黑夜；孤傲美艳，挺拔刚强的盛开——孤挺花，这不过是我见字断义，抑或就是事实？

孤挺花，再品其名，于孤独中，静守初心；于孤寂中，挺直脊梁；于等中等，不显山，不露水，隐忍积聚，于刹那间，厚积厚发，像流星划破长空，闪烁光芒，虽短暂，却灿烂永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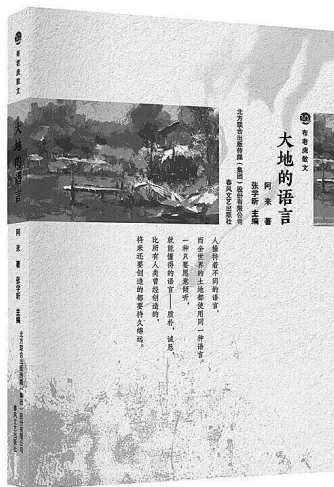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短暂，独守清欢，有目标、有包容、有格局，不在意无谓的人和事，不在意得和失，时刻提升自我，如孤挺花般厚积厚发。如此这般，莫不美好？

书话

聆听大地的回声

——读阿来《大地的语言》

□ 刘小兵



阿来由衷地发出了“在感觉到地理阶梯抬升的同时，也会感觉到某种精神境界的提升”。

阿来以其独有的方式，用他独立的思考和判断，以及全部的情感，去呈现大地的辽阔与纷繁。他沿着淙淙的溪流，一路上行，追溯着大渡河的源头，循着涛涛的河水，望向它汇于奔腾的长江。大渡河哺育了藏文化中独特的嘉绒文明，而长江则把这种文明与中华文化的基因交融在一起，让汉藏文化迸发出夺目的光彩。深入康巴腹地，面对一棵来自汉民族的古老榆树，阿来探寻着物与人、民族与历史的多重关系，思考着究竟是什么一种力量，让嘉绒文明的涓涓细流自觉汇入到中华文明的宏阔大洋里，获得了凤凰涅槃般的重生。阿来坚定地站立在这片厚土上，聆听着她天籁般的回响：川西大地的古韵悠然，雪域高原的梵音萦绕，让藏传佛教的经幡猎猎飘扬，让华夏文明的薪火代代相传。毋庸讳言，是中华情、民族爱让这种回响，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震撼。受此感召，阿来听懂了这响彻大地的笛音，质朴中饱含深情，诚恳中满带敬意。这就是大地的语言，“这里的人们，操持着不同的语言，而全世界的土地都使用同一种语言。一种只要愿意倾听，就能懂得的语言。”这种语言有着深沉的魅力，阿来热情地赞叹她“比所有人类曾经创造的，将来还要创造的都要持久绵远。”

从历史的深处走来，阿来又义无反顾地走向崭新的现代文明。哈尔滨圣洁的冰雪，让他仿佛又回到了天真的童年，那晶莹剔透的洁净世界，不正是人们澄澈心灵的完美写照吗？成都瑰丽的物候，让他由柔韧的草木之美，联想到古意盎然的人文之美，流走的光阴，不变的情怀，使生生不息的文明之脉，深植于现代的土壤里，无声地叙说着新的故事。那种大地的回声，雄浑、激昂，穿透晨曦，久久在阿来的耳畔回响，也在我们的心中百转千回……

故乡是我们成长的根，大地是养育我们的慈爱母亲。阿来以寻根的执念，歌咏着川藏大地的悠远和广博，以更为广阔的胸怀放眼山川，在行旅中聆听，在聆听中思索，在思索中书写，将大地的回声欣然刻录于时代的光盘，用他朴实无华的文字，为这种清晰而响亮的语言，增添了亮丽的注脚——那便是：以守望故土的情怀去坚守和传承千年的文明，则家国盛，文明更盛！

诗人艾青曾在《我爱这土地》一诗中写道：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”历经岁月的风霜，这一耳熟能详的诗句，一直活在人们的记忆里。多年以后，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，秉持着同样的故土情结，在《大地的语言》（春风文艺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）里，用50余篇情深意挚的散文，描摹着故乡的风土人情，书写着历史深处的地域文明，其桑梓情深，同样令人感佩。

儿时的阿来，曾经的理想是当一名地质队员，这样就可以离开大山，看外面五彩缤纷的世界。后来，成为作家的阿来，用自己的才情，通过文字打通了与世界的交往。站在历史的群山之巅，俯瞰广袤的大地，通过“阅读”一行行的山、一册册的水，聆听岁月深处深邃的回声，一次次领略着那滚涌而来的千年沧桑和古老的文明。无疑，故乡的历史最亲切，故乡的风情最动人。在书中，阿来深切地表达了一种近乡情怯的复杂情感，他把空间意义上的离开，视作另一重深层意味的归来。它更像是一种心灵的唱和，一种精神的皈依。多年来，阿来作为藏地文明的亲历者和传承者，他的笔触，一直执着地在成都平原到青藏高原这方圣土上游移。歌颂着家乡的淳朴，感念着民风民俗的良善，为历久弥新的藏文化虔诚祈福。朴实厚重的大地，养育着他，给了他无尽的心灵滋养，让

春城晚报 开屏新闻App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